

漢 司馬遷撰

會合三家注

新校史記三家注

紀十二卷表十卷

書八卷世家三十卷

傳六十九卷自序一卷

第四冊 卷五十五至卷六十(世家) 卷六十一至卷九十八(傳)

世界書局

新校史記三家注 / (漢)司馬遷撰；會合三家注
，--六版.--臺北市：
世界，1983〔民72〕
冊；公分----（中國學術名著·史學名著）
ISBN：978-957-06-0037-7（一套：平裝）
1. 史記 - 註釋

610.11

82009789

中國學術名著 史學名著

新校史記三家注

第四冊

621
1140

撰者 / (漢)司馬遷撰·會合三家注

主編者 / 楊家駱

發行人 / 閻初

發行者 / 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登記證 /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九三一號

地址 /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九號

電話 / (〇二)二二二一〇一八三

傳真 / (〇二)二二二一七九六三

網址 / www.worldbook.com.tw

劃撥帳號 / 〇〇〇五八四三七 世界書局

出版日期 / 二〇一一年五月六版五刷

定價 / 三九〇〇元

◎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◎本書如有缺頁、倒裝，請寄回更換

史記卷五十五

留侯世家第二十五

留侯(一)張良者，(二)其先韓人也。(三)大父開地，(四)相韓昭侯、宣惠王、襄哀王。父平，相釐王、悼惠王。(五)悼惠王二十三年，平卒。卒二十歲，秦滅韓。良年少，未宦事韓。韓破，良家僮三百人，弟死不葬，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，爲韓報仇，以大父、父五世相韓故。(六)

(一)索隱 章昭云「留，今屬彭城」。按：良求封留，以始見高祖於留故也。
(二)正義 括地志云：「故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五里。今城內有張良廟也。」

(三)索隱 漢書云字子房。按：王符、皇甫謐並以良爲韓之公族，姬姓也。秦索賊急，乃改姓名。而韓先有張去疾及張誼，恐非良之先代。

(四)索隱 良旣歷代相韓，故知其先韓人。顧氏按：後漢書云「張良出於城父」，城父縣屬潁川也。
云：「城父在汝州郟城縣東三十里，韓（里）（地）也。」

(五)集解 應劭曰：「大父，祖父。開地，名。」

(六)索隱 韓系家及系本並作桓惠王。

〔六〕**索隱** 謂大父及父相韓五王，故云五代。

良嘗學禮淮陽，〔二〕東見倉海君。〔三〕得力士，爲鐵椎重百二十斤。秦皇帝東游，良與客狙〔三〕擊秦皇帝博浪沙中，〔四〕誤中副車。〔五〕秦皇帝大怒，大索天下，求賊甚急，爲張良故也。良乃更名姓，亡匿下邳。

〔一〕**正義** 今陳州也。

〔二〕**集解** 如淳曰：「秦郡縣無倉海。或曰東夷君長。」

〔三〕**索隱** 姚察以武帝時東夷穰君降，爲倉海郡，或因以名，蓋

得其近也。

〔四〕**正義** 漢書武帝紀云：「元朔元年，東夷穰君南閭等降，爲倉海郡，今靺鞨國」，得之。太史公修史

時已降爲郡，自書之。括地志云：「穰國在高麗南，新羅北，東至大海西。」

〔五〕**集解** 服虔曰：「狙，伺候也。」應劭曰：「狙，七預反，伺也。」徐廣曰：「伺候也，音千恕反。」**索隱** 按：應劭云

「狙，伺也」。一曰狙，伏伺也，音七豫反。謂狙之伺物，必伏而候之，故今云「狙候」是也。

〔六〕**索隱** 服虔云「地在陽武南」。按：今浚儀西北四十里有博浪城。〔七〕**正義** 晉地理記云「鄭陽武縣有博浪沙」。

按：今當官道也。

〔八〕**索隱** 按：漢官儀天子屬車三十六乘。屬車卽副車，而奉車郎御而從後。

良嘗聞從容〔一〕步游下邳〔二〕圯上，〔三〕有一老父，衣褐，至良所，直墮其履圯下，〔四〕顧謂良曰：「孺子，下取履！」良鄂然，欲斂之。〔五〕爲其老，彊忍，下取履。父曰：「履我！」良

業爲取履，因長跪履之。^(六)父以足受，笑而去。良殊大驚，隨目之。父去里所，復還，^(七)曰：「孺子可教矣。後五日平明，與我會此。」良因怪之，跪曰：「諾。」五日平明，良往。父已先在，怒曰：「與老人期，後，何也？」去，曰：「後五日早會。」五日雞鳴，良往。父又先在，復怒曰：「後，何也？」去，曰：「後五日復早來。」五日，良夜未半往。有頃，父亦來，喜曰：「當如是。」出一編書，^(八)曰：「讀此則爲王者師矣。後十年興。十二年孺子見我濟北，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。」^(九)遂去，無他言，不復見。旦日視其書，乃太公兵法也。^(一〇)良因異之，常習誦讀之。

〔一〕索隱 嘗訓經也。閒，閑字也。從容，閒暇也。從容謂從任其容止，不矜莊也。

〔二〕索隱 邳，被眉反。按：地理志下邳縣屬東海。又云邳在薛，後徙此。有上邳，故此曰下邳也。

〔三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圯，橋也，東楚謂之圯。音怡。」索隱 李奇云「下邳人謂橋爲圯，音怡」。文穎曰「沂水上橋也」。

應劭云「沂水之上也」。姚察見史記本有作土旁者，乃引今會稽東湖大橋名爲靈圯。圯亦音夷，理或然也。

〔四〕索隱 崔浩云「直猶故也」，亦恐不然。直言正也，謂至良所正墮其履也。

〔五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一云良怒，欲罵之。」索隱 殿音烏后反。

〔六〕索隱 業猶本先也。謂良心先已爲取履，故遂跪而履之。

〔七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一曰爲其老，強忍，下取履，因進之。父以足受，笑而去。良殊大驚。父去里所，復還。」

〔八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編，一作篇。」

〔九〕正義括地志云：「穀城山一名黃山，在濟州東阿縣東。濟州，故濟北郡。孔文祥云『黃石公』狀，鬚眉皆白，

〔狀〕杖丹黎，履赤鳥。」

〔一〇〕正義七錄云：「太公兵法一卷三卷。太公，姜子牙，周文王師，封齊侯也。」

居下邳，爲任俠。項伯常殺人，從良匿。

後十年，陳涉等起兵，良亦聚少年百餘人。景駒自立爲楚假王，在留。良欲往從之，道遇沛公。沛公將數千人，略地下邳西，遂屬焉。沛公拜良爲廩將。〔一〕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，沛公善之，常用其策。良爲他人言，皆不省。良曰：「沛公殆天授。」〔二〕故遂從之，不去見景駒。

〔一〕集解漢書音義曰：「官名。」

〔二〕索隱殆訓近也。

及沛公之薛，見項梁。項梁立楚懷王。良乃說項梁曰：「君已立楚後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，可立爲王，益樹黨。」項梁使良求韓成，立以爲韓王。以良爲韓申徒，〔二〕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，得數城，秦輒復取之，往來爲游兵潁川。

〔一〕集解徐廣曰：「即司徒耳，但語音訛轉，故字亦隨改。」

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，良引兵從沛公，下韓十餘城，擊破楊熊軍。沛公乃令韓王留守陽翟，與良俱南，攻下宛，西入武關。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，嶢下軍。(二)良說曰：「秦兵尙彊，未可輕。臣聞其將屠者子，賈豎易動以利。願沛公且留壁，使人先行，爲五萬人具食，(三)益爲張旗幟，(三)諸山上，爲疑兵，令酈食其持重寶，啗秦將。」秦將果畔，欲連和俱西襲咸陽，沛公欲聽之。良曰：「此獨其將欲叛耳，恐士卒不從。不從必危，不如因其解，(四)擊之。」沛公乃引兵擊秦軍，大破之。(遂)(逐)北至藍田，再戰，秦兵竟敗。遂至咸陽，秦王子嬰降沛公。

(一) **集解** 徐廣曰：「嶢音堯。」

(二) **集解** 徐廣曰：「五，一作『百』。」

(三) **索隱** 音其試二音。

(四) **索隱** 謂卒將離心而懈怠。

沛公入秦宮，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，意欲留居之。樊噲諫沛公出舍，沛公不聽。(二)良曰：「夫秦爲無道，故沛公得至此。夫爲天下除殘賊，宜縞素爲資。(三)今始入秦，卽安其樂，此所謂『助桀爲虐』。且『忠言逆耳利於行，毒藥苦口利於病』，(三)願沛公聽樊噲言。一沛公乃還軍霸上。」

〔二〕**集解** 徐廣曰：「一本『喻諫曰：沛公欲有天下邪？將欲爲富家翁邪？』沛公曰：『吾欲有天下。』」**喻**曰：「今臣從人秦宮，所觀宮室帷帳珠玉重寶鐘鼓之飾，奇物不可勝極，入其後宮，美人婦女以千數，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。願沛公急還霸上，無留宮中。」沛公不聽。」

〔二〕**集解** 晉灼曰：「資，藉也。欲沛公反秦者秦，服儉素以爲藉也。」

〔三〕**索隱** 按：此語見孔子家語。

項羽至鴻門下，欲擊沛公，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，私見張良，欲與俱去。良曰：「臣爲韓王送沛公，今事有急，亡去不義。」乃具以語沛公。沛公大驚，曰：「爲將柰何？」良曰：「沛公誠欲倍項羽邪？」沛公曰：「鯀生〔二〕教我距關無內諸侯，秦地可盡王，故聽之。」良曰：「沛公自度能卻項羽乎？」沛公默然良久，曰：「固不能也。今爲柰何？」良乃固要項伯。項伯見沛公。沛公與飲爲壽，結賓婚。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，所以距關者，備他盜也。及見項羽後解，語在項羽事中。

〔二〕**集解** 徐廣曰：「呂靜曰鯀，魚也，音此垢反。」

索隱 呂靜云「鯀，魚也，謂小魚也，音此垢反。」**臣瓚**按：楚漢

春秋鯀生本姓〔解〕〔鯀〕。

漢元年正月，沛公爲漢王，王巴蜀。漢王賜良金百溢，珠二斗，良具以獻項伯。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，使請漢中地。〔二〕項王乃許之，遂得漢中地。漢王之國，良送至褒中，

遣良歸韓。良因說漢王曰：「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，示天下無還心，以固項王意。」乃使良還。行，燒絕棧道。

(一) 集解如淳曰：「本但與巴蜀，故請漢中地。」

(二) 正義括地志云：「褒谷在梁州褒城縣北五十里南中山。昔秦欲伐蜀，路無由入，乃刻石爲牛五頭，置金於後，僞言此牛能尿金，以遺蜀。蜀侯貪，信之，乃令五丁共引牛，塹山堙谷，致之成都。秦遂尋道伐之，因號曰石牛道。」
蜀賦以石門在漢中之西，褒中之北是。」又云：「斜水源出褒城縣西北衙嶺山，與褒水同源而流派。」漢書溝洫志云：「褒水通沔，斜水通渭，皆以行船。」

良至韓，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，項王不遣成之國，從與俱東。良說項王曰：「漢王燒絕棧道，無還心矣。」乃以齊王田榮反，書告項王。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，而發兵北擊齊。

項王竟不肯遣韓王，乃以爲侯，又殺之彭城。良亡，閒行歸漢王，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。復以良爲成信侯，從東擊楚。至彭城，漢敗而還。至下邑，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：「吾欲捐關以東等奔之，誰可與共功者？」良進曰：「九江王黥布，楚梟將，與項王有郗；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：此兩人可急使。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，當一面。即欲捐之，捐之此三人，則楚可破也。」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，而使人連彭越。及魏王豹反，使韓信將兵擊之，因舉燕、代、齊、趙。然卒破楚者，此三人力也。

張良多病，未嘗特將也，常爲畫策臣，時時從漢王。

漢三年，項羽急圍漢王滎陽，漢王恐憂，與酈食其謀撓楚權。食其曰：「昔湯伐桀，封其後於杞。武王伐紂，封其後於宋。今秦失德棄義，侵伐諸侯社稷，滅六國之後，使無立錐之地。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，畢已受印，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，莫不鄉風慕義，願爲臣妾。德義已行，陛下南鄉稱霸，楚必斂衽而朝。」漢王曰：「善。」趣刻印，先生因行佩之矣。」

食其未行，張良從外來謁。漢王方食，曰：「子房前！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。」具以酈生語告，曰：「於子房何如？」良曰：「誰爲陛下畫此計者？陛下事去矣。」漢王曰：「何哉？」張良對曰：「臣請藉前箸爲大王籌之。」曰：「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，度能制桀之死命也。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？」曰：「未能也。」「其不可一也。」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，度能得紂之頭也。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？」曰：「未能也。」「其不可二也。」武王入殷，表商容之閭，^(一)釋箕子之拘，^(二)封比干之墓。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，表賢者之閭，式智者之門乎？」曰：「未能也。」「其不可三也。」發鉅橋之粟，散鹿臺之錢，以賜貧窮。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？」曰：「未能也。」「其不可四矣。」殷事已畢，偃革爲軒，^(三)

倒置干戈，覆以虎皮，以示天下不復用兵。今陛下能偃武行文，不復用兵乎？」曰：「未能也。」「其不可五矣。休馬華山之陽，示以無所爲。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？」曰：「未能也。」「其不可六矣。放牛桃林之陰，^(三)以示不復輸積。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？」曰：「未能也。」「其不可七矣。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，弃墳墓，去故舊，從陛下游者，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。今復六國，立韓、魏、燕、趙、齊、楚之後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，從其親戚，反其故舊墳墓，陛下與誰取天下乎？其不可八矣。且夫楚唯無彊，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，^(六)陛下焉得而臣之？誠用客之謀，陛下事去矣。」漢王輟食吐哺，罵曰：「豎儒，幾敗而公事！」^(七)令趣銷印。

〔一〕集解 張晏曰：「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。或曰前世湯武審明之事，以竊度今時之不若也。」

〔二〕索隱 按：崔浩云「表者，標榜其里門也」。商容，紂時賢人也。韓詩外傳曰「商容執羽籥馮於馬徒，欲以化紂而不能，遂去，伏於太行山。武王欲以爲三公，固辭不受」。餘解在商紀。

〔三〕集解 徐廣曰：「釋，一作『式』。拘，一作『囚』。」

〔四〕集解 如淳曰：「革者，革車也；軒者，赤韞乘軒也。偃武備而治禮樂也。」
〔案〕蘇林云：「革者，兵車也；軒者，朱軒皮軒也。謂廢兵車而用乘車也。」
〔說文〕云：「軒，曲周屏車。」

〔五〕索隱 按：晉灼云「在弘農闔鄉南谷中」。應劭：「十三州記『弘農有桃丘聚，古桃林也』。山海經云『夸父之山，北有桃林，廣二百里』也。」

〔六〕**集解**漢書音義曰：「唯當使楚無疆，疆則六國弱從之。」

索隱按：荀悅漢紀說此事云「獨可使楚無疆，若疆，則六國屈撓而從之。」又韋昭云「今無疆楚者，言六國立必復屈撓從楚」。是二說意同也。

〔七〕**索隱**高祖罵酈生爲豎儒，謂此儒生豎子耳。幾音祈。幾者，殆近也。而公，高祖自謂也。漢書作「乃公」，乃亦汝也。

漢四年，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爲齊王，漢王怒。張良說漢王，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，語在淮陰事中。

其秋，漢王追楚至陽夏南，戰不利而壁固陵，諸侯期不至。良說漢王，漢王用其計，諸侯皆至。語在項籍事中。

漢六年正月，封功臣。良未嘗有戰鬪功，高帝曰：「運籌策帷帳中，決勝千里外，子房功也。自擇齊三萬戶。」良曰：「始臣起下邳，與上會留，此天以臣授陛下。陛下用臣計，幸而時中，臣願封留足矣，不敢當三萬戶。」乃封張良爲留侯，與蕭何等俱封。

〔六年〕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，其餘日夜爭功不決，未得行封。上在雒陽南宮，從復道〔一〕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。上曰：「此何語？」留侯曰：「陛下不知乎？此謀反

耳。」上曰：「天下屬安定，何故反乎？」留侯曰：「陛下起布衣，以此屬取天下，今陛下爲天子，而所封皆蕭、曹故人所親愛，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。今軍吏計功，以天下不足徧封，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，恐又見疑平生^(二)過失及誅，故即相聚謀反耳。」上乃憂曰：「爲之柰何？」留侯曰：「上平生所憎，羣臣所共知，誰最甚者？」上曰：「雍齒與我故，^(三)數嘗窘辱我。我欲殺之，爲其功多，故不忍。」留侯曰：「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，羣臣見雍齒封，則人人自堅矣。」於是上乃置酒，封雍齒爲什方侯，^(四)而急趣丞相、御史定功行封。羣臣罷酒，皆喜曰：「雍齒尙爲侯，我屬無患矣。」

〔二〕集解如淳曰：「復音複。上下有道，故謂之復道。」韋昭曰：「閉道。」

〔三〕集解徐廣曰：「多作『生平』。」

〔四〕集解漢書音義曰：「未起時有故怨。」

〔五〕正義地理志縣名，屬虜漢。什音十。

雍齒爲侯國。」

〔正義〕括地志云：「雍齒城在益州什邛縣南四十步。漢什邛縣，漢初

劉敬說高帝曰：「都關中。」上疑之。左右大臣皆山東人，多勸上都雒陽。雒陽東有成皋，西有殽黽，倍河，向伊雒，其固亦足恃。」留侯曰：「雒陽雖有此固，其中小，不過數百

里，田地薄，四面受敵，此非用武之國也。夫關中左殺函，二右隴蜀，三沃野千里，南有巴蜀之饒，北有胡苑之利，四阻三面而守，獨以一面東制諸侯。諸侯安定，河渭漕輓天下，西給京師；諸侯有變，順流而下，足以委輸。此所謂金城千里，天府之國也，五劉敬說是也。於是高帝即日駕，西都關中。六

一正義 殺，二殺山也，在洛州永寧縣西北二十八里。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。

二正義 隴山南連蜀之岷山，故云右隴蜀也。

三索隱 崔浩云：「苑馬牧外接胡地，馬生於胡，故云胡苑之利。」正義 博物志云：「北有胡苑之塞。」按：上郡、

北地之北與胡接，可以牧養禽獸，又多致胡馬，故謂胡苑之利也。

四索隱 按：此言「謂」者，皆是依憑古語。言秦有四塞之國，如金城也。故淮南子云：「雖有金城，非粟不守」。又

蘇秦說秦惠王云：「秦地勢形便，所謂天府」。是所憑也。

五索隱 按：周禮「二曰詢國遷」，乃爲大事。高祖即日西遷者，蓋謂其日即定計耳，非即日遂行也。

留侯從入關。留侯性多病，即道引不食穀，二杜門不出歲餘。

一集解 漢書音義曰：「服辟穀之藥，而靜居行氣。」

上欲廢太子，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。大臣多諫爭，未能得堅決者也。呂后恐，不知所爲。人或謂呂后曰：「留侯善畫計策，上信用之。」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，曰：「君常

爲上謀臣，今上欲易太子，君安得高枕而臥乎？」留侯曰：「始上數在困急之中，幸用臣策。今天下安定，以愛欲易太子，骨肉之間，雖臣等百餘人何益。」呂澤彊要曰：「爲我畫計。」留侯曰：「此難以口舌爭也。顧上有不能致者，天下有四人。」(一)四人者年老矣，皆以爲上慢侮人，故逃匿山中，義不爲漢臣。然上高此四人。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，令太子爲書，卑辭安車，因使辯士固請，宜來。來，以爲客，時時從入朝，令上見之，則必異而問之。問之，上知此四人賢，則一助也。」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，卑辭厚禮，迎此四人。四人至，客建成侯所。

(一) 案隱四人，四皓也，謂東園公、綺里季、夏黃公、角里先生。按：陳留志云「園公姓庾，字宣明，居園中，因以爲號。夏黃公姓崔名廣，字少通，齊人，隱居夏里修道，故號曰夏黃公。角里先生，河內軹人，太伯之後，姓周名術，字元道，京師號曰霸上先生，一曰角里先生」。又孔安國祕記作「祿里」。此皆王劭據崔氏、周氏系譜及陶元亮四八目而爲此說。

漢十一年，黥布反，上病，欲使太子將，往擊之。四人相謂曰：「凡來者，將以存太子。太子將兵，事危矣。」乃說建成侯曰：「太子將兵，有功則位不益太子；無功還，則從此受禍矣。且太子所與俱諸將，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，今使太子將之，此無異使羊將狼也，皆不肯爲盡力，其無功必矣。」臣聞『母愛者子抱』，(二)今戚夫人日夜侍御，趙王如意常抱居前，

上曰：『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』，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。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閒爲上泣言：『黥布，天下猛將也，善用兵，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，^(二)乃令太子將此屬，無異使羊將狼，莫肯爲用，且使布聞之，則鼓行而西耳。^(三)上雖病，彊載輜車，臥而護之，諸將不敢不盡力。上雖苦，爲妻子自彊。』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，呂后承閒爲上泣涕而言，如四人意。上曰：『吾惟豎子固不足遣，而公自行耳。』於是上自將兵而東，羣臣居守，皆送至灞上。留侯病，自彊起，至曲郵，^(四)見上曰：『臣宜從，病甚。楚人剽疾，願上無與楚人爭鋒。』因說上曰：『令太子爲將軍，監關中兵。』上曰：『子房雖病，彊臥而傅太子。』是時叔孫通爲太傅，留侯行少傅事。

〔一〕索隱 此語出韓子。

〔二〕集解 徐廣曰：『夷猶齊也。』 索隱 如淳云：『等夷，言等輩。』

〔三〕集解 晉灼曰：『鼓行而西，言無所畏也。』

〔四〕集解 司馬彪曰：『長安縣東有曲郵聚。』 索隱 郵音尤。按：司馬彪漢書郡國志長安有曲郵聚。今在新豐

西，俗謂之郵頭。漢書舊儀云：『五里一郵，郵人居間，相去二里半。』按：郵乃今之候也。

漢十二年，上從擊破布軍歸，疾益甚，愈欲易太子。留侯諫，不聽，因疾不視事。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，以死爭太子。上詳許之，猶欲易之。及燕，置酒，太子侍。四人從太子，